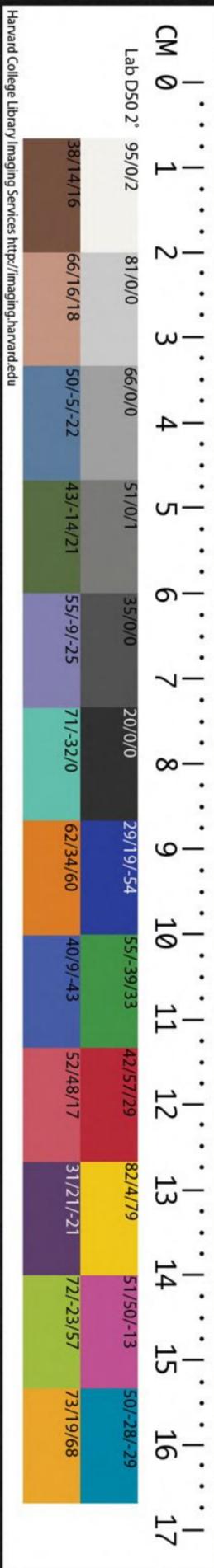


T 4662.7/2133

2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FEB 8 1943



毛古菴諫草

諫垣奏草卷之三

救胡世寧張經王瑞之

兵科給事中臣毛憲謹

題爲

赦狂愚以全體統事項因春始

敕降德惠節奉

聖旨茲者新正在邇萬物咸亨文武羣臣自正德十
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所犯罪名悉與湔除
俾圖自新欽此茲誠

陛下欽恤宥過之仁大小臣工莫不感涕然尚有愁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鬱刑門而未沾

德惠者臣聞聖君之於臣也猶父母之於子也子有

過差爲父母者從而訓飭之羞惡之甚而鞭撻之雖所警不同而其心實欲其改過而已未始終絕之也聖君之於臣也亦然臣有過差爲君者從而懲戒之刑責之甚而逮繫之雖所治不同而其心亦欲其改過而已未始終棄之也何者父子以恩君臣以義二者根於天性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故也臣愚切照江西按察司副使胡世寧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張經南京戶部主

事王瑞之之三臣者偶有過差荷蒙

陛下寬仁

以賜優容惟逮繫之而已而

天地父母之心寧忍終棄之耶臣嘗竊窺

聖明德本好生心同大造每遇隆冬盛暑雖罪在大

辟亦蒙

矜恤顧有適然註誤如三臣者反不在

寬貸之下乎况三臣之過乃爲地方爲紀綱爲法度體統殆一時之失而非有心之過也

陛下包含徧覆俯念三臣亦嘗效犬馬之微勞寧忍

終棄之耶寧有

優容于始而不優容于終耶

臣

聞世寧在江西禦

賊三年勞苦萬狀督捕之功大約數千餘級昭

然在人耳目縱有過差似宜准功贖罪至於經

之能持風紀瑞之之能守法度雖未有顯功而

一念爲

國亦有可矜者而且饑寒久困于囹圄辛苦備嘗

于縲紲憂患之心切矣悔悟之機熟矣倘幸

赦而復用之爲三臣者必將感

天地之恩戴

父母之德悔過遷善輸忠盡節報效于無窮矣此孔

子所謂赦小過而史記所謂使功不如使過豈

非今日之一快哉且今

郊祀有期春時向泰天地變陰肅之氣而布陽和之

令聖人歛嚴威之義而弘寬大之仁引領

恩波必將如

詔旨所謂悉與湔除俾圖自新者矣伏冀

皇上旁推慈愛矜憫狂愚望

郊饗而卑恩屈春陽而布德

曲念天性之恩義開其自新之路而終

宥焉臣不勝感

恩待罪之至謹題請

旨

陳言災異脩省

兵科給事中臣毛憲謹

題為脩時政以消災異事頃因深冬天煖無雪

聖心憂勞特降

敕諭祈禱臣捧讀至於來歲農事可憂朕心兢惕不

覺感涕有以仰窺

陛下此心畏天勤民至深至切卽堯舜湯武及汲皇

皇之心也卽

聖祖

神宗憂勤惕勵之心也卽修省之本而致治之機也

臣雖愚昧敢不罄竭血誠以少裨萬一乎竊嘗

思之當今災異不但冬行春令而已如雷震星

變地動火災一年而日月三食一月而日月再

食甚而雲南地動異常連至二十餘日壓死人

以千計廣東颶風暴雨拔木摧屋海水騰湧滄

沒男女牛畜無筭陝西火星如月橫空拖尾聲

嚮如雷而且入春以來風霾屢作災異之多未

有甚于今日者也劉向有言和氣致祥乖氣致異豈無感召之由乎意者天心仁愛薄示災變以警告之歟自古聖王遇災修省故能變災爲祥如商中宗時有桑穀並生之異也恐懼修德而商道復興高宗時有飛雉鳴鼎之異也克正厥事而商用嘉靖此前古修省之明效也

祖宗以來每遇災變輒降

敕旨上下加修省卒亦無患

陛下今日之兢惕豈非愚_臣所謂卽古聖王及

祖宗修省之誠心乎然而徵應尚未集者何也毋亦

時政有缺上傷和氣有以致之歟_臣請畧舉一

二言之國家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向背安危

所係自逆瑾肆虐科索百端人心殆矣嗣是而

後四方屢厄於盜賊邊境復殃於虜寇男女刦

殺老幼流離不啻百萬而又水旱頻仍地方坐

困重以大工一興民力益敝川湖江淮上下騷

然加賦之議起而百姓憂疑撥解之役興而州

縣紛擾軍匠之投充者濫冒糧餉竭民膏血而

不顧職官之倖進者坐享榮祿剝民脂髓而無

悔費出無經司農嘗告乏矣屢出催督之部使

而困窮莫恤雖鬻男質女若弗聞也菽粟不登郡邑嘗告災矣徒行賑濟之虛文而實惠未加雖流殍就死恬不恠也人心怨憤上千天和災異之由意或若是而可不量爲寬恤與所以節損之道乎天地無棄物聖人無棄人因才器使用人之道也夫人材之已用者困於沮撓自逆瑾扇禍端人正士動遭擯斥甚而刑死非命亦云慘矣荷蒙

聖恩漸次拔用又加昭雪遠近人心莫不感奮然恐春陽方布寒谷或遺故才識之士尚有飲恨於山林忠義之魂亦或含冤於地下明陽之世夫豈宜然人材之未用者困於幽滯自天順以前四十五歲之貢行弘治年間每歲雙貢之例舉當時學校疏通無甚淹留近來二法旣廢生徒又日加多其間富盛之家僥倖納粟入監孤寒之士乃或皓首窮途深爲可憫而任學政者竟不思彼之衰邁限於無門類皆厭鄙一試不偶盡行斥去吞聲抱恨爲商不堪爲農不能甚至自經溝瀆較之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者何如也人材抑鬱如此災異之由意或在是而可不量

爲疏通與所以愛恤之意乎軍國之需糧儲爲重弘治以前百姓輸運在途無沮滯之憂至京無耗取之患故儲蓄易充而逋負亦寡近來運弊日滋脚價已減於曩時耗米不增於疇昔其在途也沮抑於津關之遲留及抵京也困乏於內外之加耗有本米一石而耗加一倍者甚至加二倍者更假什物之名多索折收之利而又惡少成朋強爲包納一入所司故意狠疾視如糗土陽爲曬亮陰實留難况勢家催逼急於星火官糧未上私負先追由是揭借日多逋負日甚追併日嚴接踵破家蕩產至有望

京師而泣者而糧儲亦不充矣臣不知數年之後果能給軍國之需否也災異之由意或在是而可不量爲通融與所以禁革之法乎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有罪者不得脫而無罪者不得濫也今之內外諸司獄情雖頗詳盡然有所撓而不盡法者多矣或罪疑而深入或罪重而倖免或真盜而獲縱或非盜而連及人命事重豪家故犯而圖釋則死者何辜逗遛律嚴將官倚勢而希宥則後

來何憚至於有官守者或因地方小過而偶罹
禁繫控訴無門或因陳列微愆而又困囹圄度
日如歲輕重不倫居然可見而又饑寒愁苦嚙
冤抱痛於縲紲而枉抑莫伸者由中及外殆不
可以數計也夫一人茹冤尚能致旱今刑獄不
特一人之冤而已災異之由意或在是而可不
量爲欽恤與所以詳慎之意乎論列昌行之後
雖庸人亦可奮揚風采消靡之餘雖豪傑不能
振起先年公論攸明人知嚴憚近來士氣銷鑠
無所顧忌文武官僚其間固有平日可取而一
時有過爲言官風聞論列猶可冀其自新也至
於穢跡彰聞素爲清議所不容者屢經彈劾晏
然自如間或勉強一辭荷蒙

溫旨慰留蓋存體貌臣工之禮也而彼乃不知自處
輒復覩顏居位未聞悔悟惟圖報復四方聞之
莫不解體公論日沮紀綱日頹流弊將來其患
有不可勝言者災異之由意或在是而可不量
爲振作之乎御史之職所以振揚風紀防姦革
弊其責甚重蓋爲

朝廷而設非爲其人也况欽承

上命而巡按一方凡百姦弊皆得糾察之而其任尤重者乎巡按之權重則

朝廷之勢益尊豪強畏威而百姓懷德矣若非少假優容何以使之展布四體肅百僚而貞百度哉我

祖宗重是官而假之權者良有以也稽之

成憲參之人情竊意巡按有過苟非縱惡長姦小則宜蒙

恩宥大則姑容滿日然後收問非惟曲全體統亦所以爲地方計爾近來巡按御史固自持法太峻

執論太直而過於矯激者若可罪矣然原情究實蓋爲

朝廷代布威德行其職分而偶有過差雖宥之可也否則切責之可也又否則罰治之可也苟因人言而遽罪焉則權輕而人玩勢下而威褻豪強得志地方受禍恐非

國家之利也災異之由意或在是而可不量爲寬假之乎當今弊政不但此六者而已臣誠愚昧固
有知之未周言之未盡切於時務而未之及者積習致弊皆足以召災異一洗而新之可也

伏望

皇上遠鑒前聖近法

祖宗

特敕文武衙門大小臣工同加修省各究所司之事

原始要終逐一開具利所當興弊所當革并前

六者斟酌事情一體上

請俯賜施行庶時政克修而災異可消矣然本原之

地惟在

聖心兢惕之間耳倘由此心推之以立

國本以

臨萬幾殆必

恭已南面而宵旰不遑可以匹休前聖可以嗣美

祖宗可以坐致太平而綿

宗社於億萬年之久矣尚何災異之不消而禎祥之

不集哉孟子曰苟能克之足以保四海伏惟

聖明留意天下不勝幸甚臣愚冒瀆

宸聰俯伏待罪之至緣係修時政以消災異事理未

敢擅便謹題請

旨

陳言災異修省

兵科給事中臣毛憲謹

題爲修實德新時政以消災異事近該禮部題爲
修政彌災事節奉

聖旨上天示戒災異類仍還通行在京在外各該官
員着同加修省以回天意欽此繼又題爲修實
德以回天變事節奉

聖旨祈禱祭告便擇日來看欽此臣捧誦再三有以
仰窺

陛下修省之誠心也臣雖愚昧敢不瀝血上陳災異
之多未有甚于今日者

天心仁愛警告益加豈尋常修省遽可以回天變耶

臣聞自古帝王及我

祖宗每遇災異輒降

敕旨同加修省或求言罪已或洗舊圖新或舉善黜

惡或省刑恤民凡可以裨時政而利天下者莫

不舉行故能變災爲祥今之所謂修省果若此

類耶抑專事祈禱祭告耶臣誠愚昧竊意祈禱

祭告者修省之文修德正事者修省之實今日

之政無一不敝災變沓至職此之由臣請略言

之小臣因狂直而悔過於遠裔未蒙錄用諸生

限科貢而淹滯於學校未蒙疏通輸國稅者內
外百端需索而害及百姓未蒙嚴禁假貢獻者
沿途任意紛擾而患遺地方未蒙飭戒以言賞
罰則殺賊有功如邊軍曠歲未蒙給賞而冒報
功次者屢奔競而陞職以言刑獄則爲民獲罪
之孤臣久繫未蒙寬貸而無故殺人者乃寅緣
而釋罪以言財用則一歲所入不穀所出而投
充軍匠倖進冗官率濫受糧餉而倉儲告乏以
言工役則大工一興所費旣廣而無名土木無
益造作又雜然并舉而民力重困總兵如郭勛

在兩廣貪殘酷虐軍民受害罪狀已彰而居位
如故何以警庶僚將官如神周在山西喪師失
律百姓切齒情罪已判而原官驟復何以懲邊
將人心搖兀民窮財盡而非時之稅又剝其脂
膏而不恤風俗僭侈棄禮捐義而豪俠之徒又
肆其虐焰而無忌凡此皆足以召災異况頻年
饑饉百姓嗷嗷近聞漕河一帶荒歉下自徐州
上抵天津歷冬迄春不雨耕種寔難間有勉強
種者又連被猛風飄刮種子不能滋生饑民至
食草根木皮幼男幼女各插標自賣哀號而環

乞者盈路疋羸可憫又聞陝西湖廣南直隸山東等處荒亦如之而河南一省尤甚草根木皮剥食已盡至人相食及夫環甸四百五里元陽不毛野有餓殍而大興宛平兩縣近在

輦轂之下宜蒙

恩恤而反雜役煩難流徙日衆稍有力者謀充軍匠以避差徭生齒蕭條而又災旱相仍如之何不窮且盜也亦豈

京畿太平之盛觀哉卽今北虜連寇宣大二邊殺人盈野將士危急警報屢至未聞畫一萬全之策設若虜騎長驅不知何以禦之姑息因循莫此爲甚是又召災之尤者當今敝政不但如斯而已伏望

皇上特敕各該衙門洗心滌慮痛修實德毋事虛文各列利所當興弊所當革併前所陳一體上

請早賜施行庶可以消災異而召休祥也臣又就其

中較之事有緩急勢有輕重節投充冗食之糧餉以供邊軍之窘乏則何事不濟節冒功冗員之加爵以錄邊臣之勞績則何功不立節費出無經之賞賚以惠天下之困窮則何政不行此

非愚臣之私見也寔天下之公言也然本原之地又在

朝廷昔漢申公告武帝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伏望

聖明留神省察恭已力行立

國本以繫人心正朝廷以斷國是正百官以防邪佞正萬民以恤饑寒殆必

宵旰靡遑嗣美

祖宗凡臣前所陳將不煩

聖慮而次第舉行矣尚何天變之不回哉臣愚待罪

言官無見事之明無補過之忠亦當罷黜冒瀆宸聰不勝惶懼激切待罪之至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言山陵火災

兵科等科給事中臣毛憲等謹

題為祭祀火災事正德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清

明節該臣等侍祀

泰陵糾儀先期于二十五日往候行禮比有辦祭官

太常寺贊禮郎姚士宏率領厨役楊朝秦貴劉

玉賀英等宰牲不合不行用心以致竈突走火

延燒宰牲亭東南甬柱頭半邊約餘四尺隨將後厦黃琉璃瓦拆動數多參照本官典牲牢之重禮忽督率之嚴規事屬不敬合當究治及照本寺少卿黃堂典簿潘溥提調欠嚴較之士宏雖有差等究其所主亦難辭責乞

敕法司問治如律以爲不敬之戒臣等又竊思之火雖人爲或由天意而又獨發於

先帝陵寢之傍毋亦

聖人在天之靈有以警示之歟卽今山後空曠乃虜人出沒之區天限華夷固萬萬無虞矣第聞近

來不逞之徒有假樵採而通私徑者設或猾虜窺囿倉卒潛突而來雖神靈護佑而

諸陵亦未必不少震驚此或天意之所在也伏望特敕守備等官申嚴約束戒飭巡邏謹守關隘閉塞蹊徑計必萬全保無他患實

山陵億萬年之休也然本原之地又在

朝廷伏望併

敕內外臣工同加修省申明

成憲率由

舊章任老成爲腹心集群議爲耳目撫養疲民而

不輕動愛惜名器而不濫授又

宗社億萬年之休也臣等不勝激切惶懼之至緣係

祭祀火災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言庫藏積弊

兵科給事中臣毛憲謹

題為陳積弊以清庫藏事臣近該夏季巡視十庫

查訪事端不敢緘默竊惟天下錢糧盡出百姓

脂膏一絲一粒萬千辛苦而任事人員略不少

惜况今天下民窮財盡征輸浩繁苟非稍加處

置則流弊益滋百姓益困錢糧益難完納其患

有不可勝言者臣不知數年之後又當何如也

宋儒邵雍有曰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臣

常誦之以為至論竊私過論上瀆

宸聰伏望

皇上留神省覽

敕下該部從長議處俯賜施行天下幸甚未敢擅便

開坐謹題請

旨

計開

一嚴督輸運切昭各處錢糧輸運有期違
限有法固至密也但近來官民視爲泛
常往往過期動經數年蓋由狡猾之徒
謀克解戶或支價銀而侵尅肥家或關
物料而貿易生利催科竭力於小民欺
匿利歸于私室及該部勘合督併上解
又多輕齎至京買辦不敷復謀寄庫潛
行逃回積歲累月竟不完結上司文移
拘促至有花費已盡而復累及貧民陪
納者上妨經費下蠹困窮其罪可勝言

哉臣愚以爲宜令該部申明法例轉行
各司府縣今後務僉殷實大戶點解之
日依期嚴促仍差在官有職人員押解
完納毋得縱容延捱利已害人其或過
期年遠悉照律例送問併罪原經官吏
及有原批本色而復齎價聽憑攬頭包
辦者罪亦如之寄庫錢糧亦必單物相
隨方許照進庶無欺延之弊

一詳審驗封臣查永樂十年事例今在京
在外一應錢糧務委官看驗堪中實數

起解合于上司解部蓋慮姦猾作弊那
移抵易不堪上納故也切惟各色錢糧
悉有定式不中程度責有所歸近來各
處解納多不如法該庫驗收類皆揀退
出入之際吏緣爲姦而解戶守候補數
弊端百出此皆上下交通驗封踈略之
過也臣愚以爲該部合行各司府縣遇
有前項錢糧督催完日務須專委一官
照依歷年事例如法勘驗鈐印封記方
許解部如不中度退多留少卽將原委
官員類行巡按御史提問庶無怠玩之
弊

一秉公撥解各處折糧布絹等項除糧長
起運外其餘坐派雜色解戶多從均徭
編審有上中下三等例照丁田先納徭
銀有差以俟後日之撥解量錢糧之多
寡與運納之難易因事而爲差等蓋防
營謀之弊故爲此法夫何審之多公而
役之多私一遇撥解上等者率相交通
曲爲隱護其所撥者不量多寡難易類

皆中下一等既已欠公而先納徭銀又
不全給至使解戶復出一倍以供費用
及領解之時原額價少陪補數多在官
有積出之名色該吏有常例之扣除未
離鄉井而十分已去一二矣兼之在途
盤費艱難至京使用浩大加以分外索
騙如之何不困且乏哉臣愚以爲該部
宜移文責成府縣每歲斟酌該解錢糧
分上中下三等立爲定則亦量撥上中
下三等解戶解之務秉公心毋致偏徇
掩蔽上等以役其次其先納徭銀并原
額料價盡行給付買辦起運嚴禁積出
等項宿弊設若仍前任意低昂以損百
姓聽撫按官訪實叅奏治罪庶無偏累
之弊

一照舊驗看竊惟遠郡百姓解運到部彼
豈素諳

皇城內府之嚴邃哉驟抵各門方且心驚目眩而
官吏又從需索滿意纔許出入及進庫
中弊復如前深爲未便臣查得

大明會典開稱景泰元年戶部奏准各處解京布鈔等項先從本部看驗堪中方許送庫交納成化二十三年奏准各處解到錢鈔絹疋本部該司揀驗堪中之數該庫不許重復看驗乃踰留難弘治十四年令各處解納折糧布疋赴部該部委官于本衙門驗中送赴該庫并巡視科道官及本部委官收受不必再揀是誠便益小民之良法也宜令該部再申前議斟酌可否遵照歷年

舊制凡遇布絹錢鈔等項到部該司驗看中式方許送庫隨行知會委官及巡視官卽與照數監收不必重復揀退庶無留難之弊一禁革姦僞各處錢糧皆小民膏血備歷辛苦運到

京師多遭鄉里攬頭朋謀誘騙財一入手計輒延避遂致解戶揭債破家戶丁刑併淹禁頻年累死深爲可憫豈無自哉蓋由積年庫夫鋪戶人等通同攬頭假立名色勒指財物以此攬頭人等遞年誑攬無

所禁忌及至事破官司又不深究弊源
或遂從輕寬貸故兜攬者姦計愈肆而
不憚圖利者貪心益縱而無虞彼豈思
小民膏血辛苦難得者哉既往者固難
追究將來者亦當禁戒乞

敕戶部申明禁例轉行各該緝事及問刑衙門務要
多方訪獲積年誑騙攬頭夫戶通同受
財人等事發追究根由從重問擬庶無
姦騙之弊

一立簿稽考舊例巡視科道官承接之際
止有科收道收一簿惟開已收數目其
該部送到各項錢糧及解戶姓名別無
文案可查遂致攬頭通同該吏一遇送
到劄付長單輒謀收匿解戶只得曲從
包納月延歲捱莫敢誰何及巡視官查
考或許稱劄付未到或推說長單未有
互相支吾解戶吞聲或守候半年一年
類多棄批逃回此弊沿襲已久臣愚以
爲宜令該部每庫置立文簿一扇用印
鈐記發與各庫官吏收掌凡遇送到解

戶錢糧逐日依次填寫鄉貫姓名數目
寓止歇家明白每五日送巡視官處
考挨收以防欺蔽每半月各司仍具
本逐日如前備開送庫解戶姓名錢糧
數目亦送巡視官處據依查對以防欺
匿如有拖延隱避踪跡可尋庶無欺隱
之弊

一查寬逃亡臣近查各庫未完錢糧開報
遠年寄庫至有弘治以前尚未完結者
或因攬頭騙銀而陷害致死或因一納

不敷而棄批逃回歲月積久多半朽壞
上無補於朝廷下無益於百姓寧可不
思通融之法乎乞

敕該部議處轉行委官及巡視科道官查看各庫自
正德九年正月以前解戶棄批逃回寄
庫錢糧盡行稱收除足數外其有未足
者備開數目呈部轉行各司府縣拘提
解戶追完押解到京補納如果逃亡死
絕家產變盡遵照

赦宥恩例蠲免中間或有年久浥爛朽壞似應從寬

折收作數支銷若解戶指稱攬頭誑騙亦要解京對證明白拘拿原騙之人名下追補庶無偏滯之弊

一量減冗員臣聞官多民擾自古爲然

祖宗設官各有定制弘治以前各庫官有定員事無怠廢近來錢糧之數不加于前而官員之設日增于舊歲復一歲寧有紀極夫增一官則增一用度欲其不擾民可得乎臣查正德六年十二月戶部具題節奉

聖旨各倉各門各庫官員已累有旨禁約全不遵守今後添設多餘官員不必一一頂補如有黃緣投託的着司禮監奏來處治欽此臣嘗捧誦竊嘆

聖明率由

舊章愛惜百姓之美意也今日之增加毋乃一時之

特恩歟然官增于上民擾于下理勢自然法莫能禁伏惟

皇上監

祖宗之成憲憫百姓之艱難

特敕該衙門再申前議查照成化弘治年間事例如

果官多量行裁減或遵奉

明旨不必頂補庶無煩擾之弊

陳言邊患

兵科給事中臣毛憲謹

題爲邊患事邇者北虜深入宣府搶擄殺掠民物
一空荷蒙

皇上命將出師大臣運謀設策固將聞風震懾矣但
今日虜患變詐不測往年深入宣府深入大同

去年深入陝西今年深入宣府其害尤甚而朶
顏等衛降虜亦屢跳梁遼東失事未幾而警報
又至矣疲敝我邊疆耗散我財物軍民重困歲
無寧居而且我兵屢挫未聞有出奇制勝以懾
其心者安知二虜不輕視中國糾結合謀以共
肆其毒耶有如虜騎長驅何以禦之今日戰守
失利其弊有六一日主將不一二曰要害失守
三曰兵無奇正四曰不相應援五曰兵分勢弱
六曰功罪不明而其弊源又在因循廢事姑息
不斷此今日防邊之大患也臣嘗論之而蕪辭

淺見不能少裨

睿謨之萬一誠恐失今不議將來之患殆有不可言者伏望

皇上敕下該部多方計處毋徇目前之見而不爲久遠之圖毋諉一時一事之失而不爲千百年之計智必周悉謀必萬全可也然任之不專信之不篤行之不決則雖蕭曹韓白終亦莫能成功况邊隅有警兵機迅速俯仰成敗呼吸變更若非勇決斷制取敗之道也故奏事司馬門三日而軍中解體機事遙制而陸贄謂爲備邊之失豈非前事之明驗歟更乞

朝廷在內以運籌設策付之本兵大臣在外以戰守機權付之總制總兵文武大臣其有兵機方略上請

奏疏一進

詔旨隨出庶事無留滯而成功可必矣謹將愚見十二事宜開坐上陳請

旨

計開

一預備軍馬臣聞各營大約見軍八萬有

奇馬不滿萬正當此緊急之際而數止於是若非權宜措置何以爲戰守之資哉以軍言之合令兵部查吊戶部食糧軍冊暫借各衛軍匠照名送營操練以備防禦其下班操軍兵部已行

奏准暫留聽用但各軍離家日久衣鞋不給宜量加賞賜以安其心仍行各原衛官司按月支糧以安其室家庶不逃避其再不足合行召募在京各衛餘丁補數暫行操練照依正軍給與衣糧盔甲等件以

備邊防以馬言之近該太僕寺

奏准量地追補及上納等項其意甚善但恐一時遽難救急今宜再行馬上齋文催督原差買馬官員作急陸續解送或行文山東等處有馬地方調來以備急用庶軍馬緩急有備

一防禦衝突胡虜長技正在騎兵驟馬馳突卒難捍禦臣嘗考晉馬隆擊解卑作偏箱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于車上宋吳璘立疊陳法每陣

以拒馬爲限鐵鈎相連劉錡與兀朮戰以拒馬木障之坐餉戰士韓世忠與金人戰令軍士各持長斧上搵人胸下斫馬足楊沂中破金人拐子馬使萬人持長斧如牆而進岳飛又令軍士以麻扎刀入陣皆能取勝此前代制禦騎兵之法也宜令兵部下其法於沿邊將士擇有巧思者以意消息而爲制度其禦衝突也或以偏箱車或以拒馬木因時應變務足以制其馳驟而無弊其禦騎兵足畏矣

三選任將帥宋歐陽修告仁宗曰將相無種或出於奴僕或出於軍卒或出於盜賊惟不次用之乃爲名將夫古今人才宜無二致何古多而今寡也蓋由選之未精用之未至故爾且偏將固在武勇而大將則在智謀亦何必拘拘於一途哉今諸軍中豈無韓白之儔特拘於名

位壓於下僚不能上達爾宜令文武臣僚各舉所知遇凡智勇之人列名上請下之兵部其未用也試之武舉較以武藝以觀其能問以方略以觀其謀其將用也試之治兵觀其顏色和易以知其氣窺其約束堅明以知其威不必限於名位拘於世胄隨其智勇而選用之則名將出矣然選之固貴于精任之尤貴於專必盡駕馭之方必敦親信之恩讒間不生而權力不分庶戰勝而守固矣

四振作士氣蘇軾曰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正決天子無皆勇之將將軍無皆勇之士故怯者常千百而勇者纔一二苟非擇其人而厚待之以作其勃然之氣孰肯盡死力以率衆乎兩軍相交勝負未分而三軍之衆屬目于一夫之先登一夫倡之于前則雖怯者亦勃然而進矣其機固在振作之有方也伏乞

朝廷凡遇獨能奮勇之將領宜時

降璽書慰勞優加賞賜其或建立奇功者更須不次

超擢至于將官遇有如此奮勇之偏裨如此奮勇之軍卒亦宜厚待之犒賞之以作其氣設若怯懦不前則辱之以巾幘加之以刑罰其或退避失機者悉以軍法從事仍查上陣被傷官軍量行陞賞陣亡之家厚加優恤而又鼓之以武勇道之以忠義嚴之以節制庶人心感而士氣振賞罰信而成功多矣

五嚴備薊北東抵薊州潮河川古北口等處西抵山西寧武偏頭等關兵部各令

嚴兵防禦固已伐北虜入寇之謀但東北永平一帶單薄而山海關以東卽今各衛降虜爲患竊料二虜似相通謀合寇倘彼詐分游騎牽制潮河川古北口等處我必悉兵捍禦而大勢或潛行迤東連構分兵突入以繞我遵化城黃花鎮之後則人心驚懼欲徹兵南禦又恐分騎尾擊而永平左右地方必受荼毒飛騎突來

京師亦且震動合再

敕下鎮巡等官凡各要害益嚴防守往來提督毋被牽制於西而怠忽於東仍令永平等處益加謹備或永平黃花鎮中間分兵立營增竈先聲號千作萬耀兵振武外可以策應邊方內可以護衛京城而人心固矣

六議處遼東竊惟遼東僻居一隅士馬素號精強足以捍虜近來軍政漸廢將官剝削意銷氣沮遂爾困敝况各衛降虜隣逼受

國厚恩爲我藩籬乃敢屢肆侵掠未聞聲罪詰責彼志日驕我軍日困以驕虜而遇疲軍勝敗可知矣更因北虜深入宣府掣調精兵前來地方虛弱計虜必有所因輒復乘機入寇殺掠之慘略與宣府相當今宜痛治鎮巡等官責令嚴兵固守急促調來軍士復還隄備此後不宜輕動以蹈顧此失彼之患仍令通事人員詰問此虜寇叛原由薄示聲問之意以張國威大抵以守爲主以戰爲權若復因循姑息非

計之得也

七蓄積芻糧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是蓄積不可不豫也臣聞沿邊一帶罕有一年之儲深爲可慮計今除常運糧料及年例銀外又有中鹽納粟納草納馬等類皆權宜設法以充邊用也近來輸邊糧料多爲姦豪包納百計遲延中鹽等利亦爲勢家所侵類皆虛數何以蓄積之充哉宜令該部議處查照成化年間事例今後各處撥運邊方糧料徑

至管糧官處輸納痛革姦弊仍行巡撫等官遇有上納前項錢糧嚴加禁納不許包攬以塞貨泉量爲通融以通貨殖此外如納級贖罪等類凡可備蓄積者多方設法趁時收積以裕經費

八鞏衛京城昔宋元昊跳梁范仲淹請修京城外城當時雖余靖輩亦以爲非及至末世果如所議宋人都汴去邊境稍遠尙爲此慮我

國家都燕去邊境甚近其可不預防乎已已之變

言 卷三 三
虜騎直犯京師居民驚動已然之驗也
雖金城湯池屹然如山而九門之外略
無捍蔽少有變改民必驚疑我

太祖都南京外築土城以衛內城爲是故耳請如

南京故事閔廂之外漸築土城包衛居民庶人心
有倚重乘此時各門人烟盡頭命將各
立一營搃練士卒多張旗幟以揚威武
聲勢連絡護守百姓以破敵謀則先聲
遠振而虜不敢窺伺矣

九密行間謀今日之猴兒李卽昔年之喜

寧小田兔也已巳之變喜寧降虜遂爲
鄉道嗾其長驅直薄京城小田兒又爲
畫計以絕臨清糧道比得少保于謙設
策密授將官擒殺二人虜遂寧息竊料
猴兒李爲虜人謀主豈無薄京城截糧
道之圖乎臣謂此人不除則虜患未已
今宜密令軍中因其姦細巧行反間如
陳平之間范增而項羽生疑如岳飛之
間劉豫而兀朮啟釁惟當陰謀暗謀以
離其黨不宜泄露以基怨禍若處置有

方則虜人未必不相疑貳而此人亦可計致邊患亦可少紓矣

十撫恤邊方近聞宣府被虜殺掠慘酷十室九空至凡鍋釜等類盡行毀碎遼東之害亦復如之蓋欲困我邊方其爲計亦深矣當此困苦之際若非安輯寧不相率從盜乎况今沿邊一帶地方荒旱相仍穀粟不登尤宜救濟臣又聞虜中多半漢人此等或因饑饉困餓或因官司剝削或因失事避罪故投彼中以離

此患合令該部行文前項地方撫巡等官查將被虜刦殺軍民之家量行撫恤遇各饑荒去處量行賑濟仍設法招撫前項逃避之人赦其前罪倘肯復業自新稍加恩惠以開來者之路嚴禁統軍官及有司官毋事刻剝事羨重治庶軍民安固

十一綏懷百姓邊方有事姦邪之幸也卽今湖廣四川江西貴州兩廣番蠻猖獗屢有警報北直隸河南山東荆襄等處

水旱頻仍餓殍載道甚而近甸之地荒亦如之而霸州文安等處素號桀傲苟乘此時一萌不逞之念則支持不暇雖有智者莫能善其後矣合行前項有事地方嚴整師旅及早相機平定荒歉地方加意撫恤務使不至流離庶地方無患

十二慎固藩籬我

國家建都密邇北邊設險尤宜慎重臣嘗考之自太行西來歷居庸而東極於醫巫間是

第一層之內藩籬也又東起舊大寧界越宣府大同而西至于保德州之黃河是第二層之外藩籬也內之藩籬重崗疊嶂固所謂地險矣若外之藩籬則多有空缺之處而天然之險反與虜共之頻年入寇率由于此且沿邊一帶墩臺守候有大邊以謹斥候有小邊以嚴守備正宜於此斟酌經營姑俟邊境稍寧米穀稍賤人力稍蘇之時量度大邊墩臺空缺之間因其崖險築爲垣墻以相

連綴輪撥騎兵以為防護寬期謹督以
成千百年之功此非愚臣之迂見也乃
先大學士丘濬著之于書者也雖非目
前之急務實為永世之遠圖乞

敕以部議處可否低昂措置則藩籬益厚而邊城益

固矣

乞留大學士楊一清

兵科給事中臣毛憲謹

題為乞

恩留大臣以圖治理事臣聞自古大臣進退治道升

降所關故天寶之變故人謂不始于祿山而始
于張九齡之罷相熙寧之紛更人謂不始于王
安石而始于韓琦之去國宋璟進用而諸張敬
憚司馬光作相而遼人戒開邊隙此前代之明
驗不可不慎也邇者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
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楊一清偶得足疾屢疏乞
休荷蒙

陛下亦屢降溫旨慰留體貌之禮至矣而卒

愈其請者豈非

憫其衰病不欲煩以政務耶然臣以為虎豹在山則

藜藿爲之不採鸞鳳見世則海宇爲之增輝有
臣如一清乃

國家之光顧遂聽其去耶且一清自幼以奇童被
薦蒙

先朝作養登進士任中書任憲臣任都御史任尚書
任今官在在有聲而總制陝西時計除叛逆功
猶赫然在人耳目其聞望足以服天下之心其
才智足以辦天下之事其文章政事足以爲天
下之法此在

朝廷知之百僚知之天下知之誠如

詔旨所謂才望素著學識優長者矣有臣如此顧遂
聽其去耶况今天下多事百姓困乏災異疊見
四夷交侵正宜

上下一德圖謀治理可也在一清當審人臣之大義
不宜托以微疾而固求去位在

朝廷當惜人臣之老成不宜念其情懇而遽容歸
休若果聽其自便則一清之爲計得矣其如

朝廷何其如天下蒼生何而蠻夷愴王亦且酌酒
相賀矣此誠治道升降之機可不慎哉伏望

陛下仰擴天地之包容俯從臣民之願望收回

成命特降

綸音召還仍舊供職以慰天下之心以責將來之效

以共躋一世于太平仁壽之域使天下頌之史

冊書之豈非千載之一盛事哉臣愚冒瀆

宸聰俯伏待罪不勝惶懼之至緣係乞

恩留大臣以圖治理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荊州言恤災撫民

欽差兵科給事中臣毛憲謹

題為急賑濟以救民命事臣於正德十一年十月

初八日奉

命前往湖廣

遼府

冊封今年正月內始入其境接見父老皆云荆岳

等府沔陽安陸等州地方連遭洪水漂流廬舍

淹死人眾田地拋荒饑民流竄臣始聞之惕然

尚未知其困極也後由陸路經過臨湘華容石

首公安等縣以抵荊州府界但見沿途老幼男

婦饑餓匍匐掘食野草呻吟困苦痛不忍聞至

有僵仆田野垂盡而氣息奄奄死者枕籍且聞

盜賊四起如岳州府岳陽驛內流賊擁入劫掠計亦饑民爲之臣目擊耳聞始知民困極矣

九重深邃下情豈能上達耶撫按等官雖已行令賑濟府縣縱竭心力而倉廩空虛所在告乏兼之米價騰貴僅出銀數千兩而欲救百萬生靈果能濟乎當此困極之時宜如救焚拯溺尤恐不及而有司方且拘泥文移動經旬月饑餓之民似不能忍死以待升斗之給也况督征部使絡繹而至雖日加鞭撻徒爾勞擾百姓救死且不暇而暇完數十年之逋負乎重以採木煩難遺

害非細一木出山費財費力不可勝計因之饑饉民何以堪臣竊計前項地方兵荒相繼而財盡於征輸差役頻仍而力盡於奔命路當要衝而民疲尤甚地濱江湖而水患尤深如此困極淹沒既久耕種盡廢地無所出民何得生若非多方賑濟臣恐老羸相率就死強壯起爲盜賊萬一不逞之途糾聚饑民有如岳陽城下之爲寇掠不已撲滅之費豈止今日賑濟之數而已哉此臣所以過憂而上陳也伏望

皇上宏仁垂憫

特敕該部速行議處賑濟事宜馬上齎文撫按等官
從宜奉行如果銀米不敷准令權借荊州府抽
分廠內銀一萬兩差委才幹官員急買米粟從
宜收恤以解倒懸其督征使臣暫取回京姑候
豐年再行議遣採木等項亦宜稍從寬減以蘇
民力庶饑民全活而盜賊可息矣臣又思之百
姓困窮豈特湖廣爲然哉如陝西宜大困于北
寇四川貴州困於番蠻南贛汀漳困于流賊南
北直隸困於科徭而河南山東等處兵荒之後
狼狽特甚寧可不早寬恤之耶更乞

聖明留意工作之可罷者罷之織造之可已者已之
稅歛之可減者減之溥德澤以安黎庶節賞賚
以惠困窮地方幸甚生民幸甚緣係急賑濟以
救民命事理未敢擅便具本專差荊州府吏江
萬程親齎謹題請

諫垣奏草卷之三終

諫垣奏草卷之四

論謹幾微建國本

禮科右給事中 臣 毛憲謹

題為治安大計事 臣 猥以一介書生叨居諫職已

五年矣深懼庸劣無能報稱乃者亦嘗粗瀝血

誠屢瀆

宸聰仰荷

天地容納多下施行 臣 無任感激思欲披露肝膽盡

言天下事而識見粗淺未能周知疑沮不前實

臣 之罪也至于

國家大計安危所係尚恐緘默苟容以負任使耶
臣之所欲言者二事一曰謹幾微二曰建

國本而已臣竊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又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夫人君之治天
下事幾之來一日二日之間而且至于萬焉則
固無時可忽而况幾微之際亂藏于治危伏於
安至不測也而可不慮之于未然乎古之明王
每于此審之制治保邦先事豫慮所以常治而
常安也若忽于事機馴致危亂而後制之保之
殆無及矣且今之天下果治耶安耶承平已久

民志素定謂非治安似未可也然即時事觀之
以言盜賊則竊發而未已以言夷狄則跳梁而
未寧以言百姓則困苦流離而未安業地震星
變且徧四方而水旱災傷亦無間南北若此而
曰治安臣未敢以為然也幾微之著莫有甚于
此者

陛下正宜宵衣旰食去邪任賢兢兢業不遑以臨萬幾
可也顧乃出幸無時臣民驚懼制治保邦似不
如此逆揣事變有非臣下所敢言者夫關塞非
可幸之地人心有莫測之機倘

護衛空踈奸雄乘隙一夫不警其如

宗社何哉幾微萌動特在毫髮之間耳可不慎歟矧

今

聖節在邇中外臣僚四夷酋長皆欲一瞻

天顏以罄嵩祝之誠而

龍輿未返人情訥訥衆口騰沸恐非

國家之慶也伏望

皇上鑒兢業之明訓防危亂之潛伏早旋

聖駕以享天下之朝賀以安中外之人心嗣後更乞

杜遊幸之逸樂復聽政之常規審治安之幾微

事修省之實德絕佞言而納忠讜正紀綱而親

政事則人心欣忭萬幾自理而制治保邦于億

萬年之久矣臣之所願謹幾微者此之謂也自

昔聖王之御天下也始承丕緒卽建儲宮所以

奠安宗社維繫人心絕姦雄覬覦之望歷代所

嘗行者也漢文帝卽位有司請建太子始固讓

而終允之漢成帝無嗣近臣屢進諷言遂取弟

之子立之宋仁宗儲嗣未誕也因范鎮司馬光

等力請選立宗室嗣爲英宗宋高宗儲嗣未誕

也因張浚婁寅亮等力請選立宗子嗣爲孝宗

皆豫定大計以保大業何嘗以早請爲忤耶伏
惟

陛下茂績洪基已逾一紀不爲不久矣而

前星未耀震器尚虛中外臣民咸懷憂懼上請亦屢
矣而

聖心未俞者何耶豈以

春秋鼎盛

皇嗣將來故緩之耶抑視爲不急之務置之不理耶
然根本未固人心皇皇況今

警蹕無常久虛

監國萬一邪佞睥睨誰與共守誠可懼也伏覩

祖宗以來咸遵前代故事以早建爲至計若

皇嗣未誕例留

親王一人居京上以奉

先內殿代

聖躬晨謁之勞下示旁有宗親沮姦雄窺伺之計

皇儲旣建然後之藩

聖謨睿策誠萬代所當行不可易也仰惟

陛下嗣位之初

榮王猶如故事逆瑾謀孽遂遣之國以孤

朝廷肘腋之勢瑾旣誅夷事皆復舊此等大計迄
今未復者何耶甚非所以慰安

宗社神靈維繫天下人心也伏望

皇上鑒前代已行之迹遵

祖宗豫定之計復

國家之隆典行屢朝之故事亟召二三大臣密議
擇取

宗室之親而賢者一人居之外府選敦厚端方之
士教之候

宮禁誕祥仍遣歸藩則大計以定根本以固

宗社以安人心以繫可以代祀事可以塞姦謀而綿

億萬年之不休矣臣之所願建

國本者此之謂也當今弊政難以縷數而二事又
政務之尤急者故敢瀆陳惟望

聖心決斷而速行之天下幸甚臣雖得罪亦所甘心
然

聖度包荒豈有容之于前而不容之于後耶但臣誠

不能上達忠不足取信進言無先事之明補過
無防微之慮亦當罷黜于冒

天威無任戰慄待罪之至緣係治安大計事理未敢

擅便謹題請

旨

言抑倖進

禮科右給事中臣毛憲謹

題為抑濫陳以杜倖進事竊照臣於正德十年題

為錄遺功以勵人心事蓋為我

朝名臣碩輔間有功業顯著而

恩典未及後裔衰微無以激勵人心故敢率爾瀆陳

荷蒙

皇上特詔該部看了來說欽此遵續該吏部欽覆題

欲將前項遺功轉行各該巡按御史查訪從公

斟酌量其相應贈諡錄蔭者徑自具奏定奪奉

聖旨是所以示惠及之公而防倖進之濫也當時若

尚書王竑都御史韓雍布政使陳選等仰蒙

寵錫名德無愧真可以勵人心其餘冒濫頗多紛紛

奔競竟不察臣之所陳特為大功未錄如王竑

輩言也而豈尋常職業稍盡者得以謬廁其間

耶縱使宦跡顯著或安職微勞或匡輔小效自

是臣子常分曾何足齒而乃虛辭比例煩瀆

聖聰請託潛行覬覦苟得非惟無以勵人心而且為

人心憤矣若非抑禁臣恐將來貪濫不已流弊無窮名器殆將掃地果何益哉伏望

皇上特敕各該衙門嚴禁已故文武大臣子孫果有遺功未錄照前直待巡按御史查訪到日該部仍復參酌可否然後奏請

上裁不許私自陳乞以圖僥倖若其祖父顯功未著輒敢掇拾妄引事例私乞謀進者坐以驀越之罪則僥倖以絕人心知警而臣前所言亦庶乎其不濫矣緣係抑濫陳以杜倖進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上

論視牲請駕

禮科右給事中臣毛憲謹

題為懇請

回鑾以親大禮以安人心事正德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該司禮監太監蔣貴傳奉

聖旨班師欽此臣民莫不懽呼踴躍人心何如喜也至二十二日又該司禮監大監蕭敬傳奉

聖旨即今尚有邊報未寧不得便行所有閏十二月初一日起照例差官輪流看牲不悞

大祀欽此衆皆疾首喪氣人心又何如憂也
詔旨兩頒而人心憂喜如此

聖駕何不早賜還宮以慰之安之以親視牲之禮耶
夫人君之事天猶人臣之事君同一誠敬而已
國家有大禮儀致祝致賀人臣不親而使人代之
是爲不敬

陛下怒之否耶則視牲不可代行何以異此禮記曰
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繼之曰聖人南面
而立而天下大治古之聖人躬親郊禮誠敬上
格故致休徵之應如是但見五穀豐登妖異不

興宜天下之大治也今之天下果大治歟地震
星變水旱災傷殆徧四方而環甸四五百里饑
荒尤甚質鬻男女餓殍盈途重以嚴寒冽風京
城內外乞丐凍死無筭風雨可謂不節寒暑可
謂不時矣

陛下竭誠敬 饗

帝尤恐不格尚欲違視牲之禮虧先事之誠以冀
天心之享得乎因邊報未寧固可慮也然而勢有輕
重事有大小以邊報較之

郊祀果孰輕孰重耶果孰大孰小耶脫或未寧付一

將帥授之方畧相機賊守自可禦敵此乃
祖宗之成憲所當遵也亦何必親勞

聖駕久駐邊關以取虜人之輕視而反忽夫重且大
者哉今文武百僚不瞻

天顏四越月矣

內殿之香火久曠

兩宮之孝養久遲

國儲未立而人心危懼

椒寢稀御而

宮禁空虛誠恐倉卒之變有非知力所及者此羣

臣所以日夜憂慮而寢食不安也幸茲視牲期

逼竚望

回鑾而復淹流如此何以慰眾心而釋其憂耶

陛下亦何近捨

九重南向之樂遠涉三關北塞之苦輕

萬乘而慢大禮耶昔夏太康出獵十旬弗歸遂致

后羿之變我

祖宗百五十年之德澤我

皇上一十二年之寬仁固萬萬無是事然人心易動

奸雄難測一旦變生肘腋何以禦之天順間書

欽之事可鑒已揆之人情參之前事又豈特郊禮屆期而

龍輿當返哉臣是以不避斧鉞昧死上陳伏望

皇上以

郊祀之禮為重以視牲之敬為大以人心之變為可

懼以四方之災為可憂念

祖宗創業之艱難鑒前代兆禍之明驗早旋

聖駕以躬行大祀以慰安中外臣不勝待罪殞越之

至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陳言時政

禮科右給事中臣毛憲謹

題為陳言時政事竊謂守法持衡固君人之大要

而興滯救敝亦治道之權宜因循姑息乃今日

敝之大者而政之不行率由於是惟至明至健

庶可一變而善治也臣才識踈淺事未周知姑

述時務六事冒昧上陳伏望

皇上留神省覽特賜施行豈直一時之幸哉未敢擅

便開坐謹題請

旨

計開

一恤困窮臣聞南北直隸山東湖廣等處水旱相仍老幼流移環甸地方饑荒特甚而河間滄州猶為狼狽質鬻子女輾轉死亡不可勝計雖蒙

聖恩屢頒而官吏奉行未至恐亦未沾實惠蓋民惟那本力役粟米布縷以及百凡供應胥彼焉出罹此困極縱不為變殆亦死亡過半州郡為之空虛田里為之荒廢如前徵需將取之誰而

國用亦虧矣設不幸而變生焉又不知廢幾百萬錢糧方能濟事豈止今日賑濟之數而已哉此目前最急之患宜令該部急為查議何項錢糧可足賑濟何等處置可徧調恤參考古法斟酌時宜速行撫按等官從宜奉行或不得已請自臨清以北量借德州倉米沛縣以南量借徐淮倉米湖廣等處別行那借權以救急其鬻子者做富弼募軍事例官為收買以補缺伍有積粟者做宋時立賞格法勸

濟二十人以上寵以散官曲爲綏撫毋
事虛文如再不足請發

內帑暫濟時艱其餘各色科征一概寬免以蘇民
力仍行有賊地方早爲勦捕毋致延蔓
以致他變臣又見京城內外乞丐凍餓
死者無筭宜令五城兵馬司督發火甲
人等各隨所在務令扛擡出城如法埋
瘞免致暴露重傷和氣此亦仁政之一
端也

備蓄積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
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
其國臣查太倉見數將無二三年之蓄
矣而况九年六年乎仰惟我

祖宗舊制每歲漕運米四百萬石除天津薊州長安
四門國子監等處實運米三百六十五
萬石收貯京通二倉以備經費歲餘四
分之一計四五年又多一歲之用弘治
十七年以前歲用米不過三百萬石有
奇大約多有數年之積今查正德十一
年以來所入者不滿前數而所出者乃

至四百萬石有奇又多費五分之一矣
大約今之所積止穀二年之放歲復一
歲後將何繼况天下水旱頻仍漕運不
足四方有警軍需仰給有大可憂者乎
欲取于民則民皆財盡力極而東南糧
戶雖破家蕩產且不能償逋負而民無
可取矣欲取于官則官非神運鬼輸而
納粟諸例雖疊興益舉亦不能給時需
而官無可取矣因循姑息莫之省憂一
旦告竭誰任其責是可不預慮乎宜令

該部會議如何可以足用如何可以省
費究其弊源實在各項冗食新增員役
已經御史程啓充給事中于桂建言俱
未蒙查革但此關係甚大而需用甚急
必須整頓僅可支持請查事例通行革
退復經制之舊崇節儉之常毋徒苟且
目前以遺近憂庶蓄積漸充而軍需有
備

一惜人才自古人才爲難而知人尤難人
之氣質不同德性亦異有高才遠識足

以建事功而或不能謹小節有重厚簡
默足以鎮浮俗而或不能斷大事信人
才之難也求之毀譽則愛憎競進考之
功狀則巧詐橫生正論不阿與循默自
保者孰招忌毀恬淡恪持與逢迎附勢
者孰得稱譽信知人之尤難也然其要
在辨別君子小人而已而愛惜成全又
其大綱也故臣以爲愛惜人才者

聖上含容之道風聞論列者言官激揚之道進退必
慎者大臣用人之道宜令該部黜陟之

際默寓愛惜之意叅之于衆訪之于獨
分別短長各適于用不宜全據考語刻
薦以爲低昂優禮恬退凡內外官員未
及致仕之年而乞休者斟酌資望淺深
或量陞或超陞以勵其節則奔競之徒
自知所勵臣又以爲人非大賢安能無
過悔罪遷善聖人所與使其人大節果
虧去之可也設或言行小失疑似微愆
既能懲創而復追黜之是窒其自新之
路也可謂愛惜乎然所以愛惜者正以

平日剛方而或詿誤心正而或才短如
趙抃所謂君子當保全之者爾若大姦
大惡爲士風玷爲百姓害如都御史馬
昊叅議孫清輩惟恐去之不早尚何愛
惜之有哉于此辨其真僞決其予奪是
亦愛惜之意也

崇節義羅從彥曰士之立朝以名節忠
義爲本夫國之所恃以重者節義之士
而已蓋以其人識高而見明慮遠而憂
大處平世必能危言正色而不詭隨臨

患難必能輕身守死而盡忠節姦邪嚴
憚其威度天下想望其風采故汲黯寢
淮南之謀寇準起虜使之敬不亦爲國
增重乎我

國家禮賢敬士養之學校拔之科目可謂盛矣中
間豈無忠憤激烈如劉球鍾同輩可以
追比汲黯寇準者乎然或沮之撓之士
習亦隨之而靡矣已已之變伏節義死
者固多而偷生苟免者不少沿及今日
士風果益振耶倡率之機固在一轉移

間爾宜令各處遭虜賊地方文武臣僚
有能死義者不問大小優加

贈諡錄其子孫下逮胥吏一體旌異以伸忠義之
氣以勵在位之臣更令銓曹慎選剛果
風節之士布置要地扶植名教以逆折
姦萌潛消禍本蘇軾曰平居必有亡軀
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
臣若夫詭隨之士惡足語此此最今日
所當預慮

一重風教司馬光曰教化國家之急務也

風俗天下之大事也夫教化風俗相爲
表裡周惇信義重禮教而風俗醇美秦
尚法律棄詩書而風俗薄惡此前代之
驗也今之教化風俗果何似歟子殺父
妻殺夫兄弟相刃歲異日甚而彝倫之
教將淪矣都門近甸劫殺無忌武斷鄉
曲訟訐相高而廉恥之教將墮矣豪商
大賈服食踰制富民私家輿室奢靡而
僭侈之風盛矣私創庵院徧滿鄉閭淫
祀祈禱無間遠近羣趨爭事而禮教蕩

然矣此豈俗吏所能變乎臣愚以為宜慎選守令久任責成躬行德化布立條教如家禮教民榜洪武禮制等書朔望會集鄉長誦說而鄉長復傳教其鄉子弟使之明人倫識禮度崇廉恥其有孝子弟弟貞婦順孫親行禮勸背教者埋以喻之刑以禁之毀淫祠以絕民惑罪奢僭以警豪侈所司毋徒責其簿書上計課以風教為最庶風俗少變也臣又以為鄉賢祠以德行為主鄉飲酒以齒

德為主皆風勵一方有益風教者宜令提學憲臣集合學師生叅考鄉祠人品以定去留而行義無聞者雖高爵不得以濫入查校鄉飲人數以決可否而禮法有虧者雖有官不得以輕與亦風教一助也

一寬刑獄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先王恤刑之仁也今在獄者其罪大惡極固不足論若偶因註誤牽連而陷縲紲實為可憫仰惟

皇上寬仁每遇隆冬盛暑雖罪在大辟亦蒙

欽恤顧有含冤抱苦如前項人員際此極寒反不蒙

恩貸乎宜令各司刑衙門於凡大小罪囚速行詳審

應釋放者釋放應寬減者寬減庶無久

禁之困臣又以為律者萬世之經例者

一時之權所以助律之不及爾今之條

例煩多吏緣為姦刑獄日多而民將至

於無所措手足且如律該杖罪而例至

充軍雖因時救敝亦豈至如是之懸絕

哉合令三法司照依弘治年間會議事

例統將前後新例叅詳看定必律以該

例例以附律毋致律例子盾其過當者

仍斟酌定擬不背乎律庶可久行無敝

而刑不濫矣

請祀先儒陳瀨

禮科右給事中臣毛憲謹

題為崇祀先儒事臣聞聖王之治天下咸以崇儒

重道為務凡有功吾道者褒之贈謚著之祀典

所以崇德報功以風勵後學也竊照先儒陳瀨

係江兩南康府都昌縣人自其祖父三世隱居

著書至瀕研窮益力自得尤深嘗纂禮記集說
爲世傳誦我

太宗文皇帝表章六經特取其書與程頤易傳朱熹
易本義詩傳蔡沉書傳胡安國春秋傳頒行天
下以至今日

經筵之所進講學校之所傳習科舉之所遴選率
皆由之豈非有功于聖經有功于吾道乎成化
年間學士劉定之建議謂瀕釋經之功雖未敢
肩程朱亦可以次胡蔡欲比何休賈逵范甯杜
預等例從祀

文廟

欽蒙行下江西府縣查勘緣瀕隱居不仕世久名湮
屢經兵燹遺文多逸故老相傳未敢遽實而有
司漫不加意率爾朦朧上報遂使潛德未彰祀
事未舉無以慰後學欽慕之意迨及弘治年間
江西按察司副使邵寶因據本縣官吏師生耆
老人等呈狀復行奏

請謂瀕德行道誼孚被于人片言單詞互相傳錄
宜從祀事以爲風勵之地仰荷

孝宗皇帝聖旨准令修葺舊祠春秋致祭禮亦隆矣

然寶所奏止欲因其舊而新之專祀于鄉邦未及與前諸儒通祀于

文廟未愜後學景仰之忱尊之崇之寧不有待于今日哉臣愚竊謂瀨之道學行誼如學士劉定之副使邵寶稱量已定既與胡安國蔡沉同有釋經明道之功獨不可與之同列從祀之位乎况如前代何休賈逵范甯杜預等釋經今取其說無幾尚得從祀較之陳瀨集說通行于世其功果孰多而孰少哉蓋有功德于天下後世亦當饗天下後世之報也質之古典而不違參之人

心而允合乞

敕該部備加參詳寵之贈謚列諸從祀以示

聖朝崇儒重道之盛美庶學者聞風興起而道學明於天下矣緣係崇祀先儒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乞病回家

禮科右給事中臣毛憲謹

奏爲久病乞

恩調理事臣原籍直隸常州府武進縣人中正德六

年進士本年八月內蒙

欽除刑科給事中歷陞今職叨居侍從浪及五年憂

憤空懷庸愚無補尚冀圖寸報于萬分奈何縈

眾疾于一身鞭策不前輒敢上瀆緣臣宿患痞

積脾胃欠調心經血虛事多忘失每遇勞倦昏

暈移時形骸雖似全人心腹已成虛痼常藉藥

餌僅保殘軀近年悲憂相繼元氣益衰病損心

神禍延肢體遂致耳鳴重聽目淚羞明雖嘗用

三年之艾亦莫救七年之病醫徒多而不効力

漸憊而難支况臣謬任耳目之官大乏聰明之

實職口曠而慙愈甚病日加而憂愈深臣亦何

恃復冒

寵榮哉伏望

皇上特救該部容臣罷職還鄉調理庶醫藥稍便而

舊疾或瘳身心少安而素餐可免矣臣不勝感

恩之至為此其本令義男毛泰親齎謹具奏

聞

辭賞賜

禮科右給事中臣毛憲謹

題為懇辭

恩賜事臣於正德十二年閏十二月二十日因病填
註門籍私居調理至今年正月初五日本科知
會祗承

欽賜衣段臣因病卧不敢扶詣拜領越二十一日本
科送到

聖賜賞功銀牌一面紅紵絲一段紅花一枝二十二
日又送到青絲帶一條頒降自

天惶懼無地當卽望

闕謝恩外臣誠愚昧不識事體竊聞古之明王愛一
頻一笑而韓昭侯藏弊袴以待有功非故如是

吝也蓋嘖笑愛憎所關而弊袴亦國之恩也今
日

恩賜豈特嘖笑弊袴之微哉而且
賜以賞功爲名必有功于

國家有功于邊境有功于生民斯頒之而不濫受
之而無愧也顧臣何功敢拜

賜耶

陛下以言責任臣受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始爲盡
職雖謂之功亦可也臣乃庸劣無能循默自保

凡

君道大要

國本急務政治缺失官吏貪殘紀綱廢弛風俗頹
敗生靈窮困盜賊縱橫賢才擯遺姦佞恣肆饑
饉荐至災異頻仍舉未能吐露而悉言之或一
言之而未盡可謂盡職乎方且臥病越月素餐
懷愧

陛下不深罪臣亦幸多矣顧有何功敢拜賜耶伏望
皇上以頻笑為可愛以弊袴為當惜節賜下之恩慎
賞功之典特

赦收回前項物件以待有功庶恩不濫而臣與有榮

天臣無任殞越俟

命之至為此具本令義男毛泰抱齋謹題請

旨

請建儲貳

禮科右給事中臣毛憲謹

題為定大計以安天下事臣因久病奏行吏部覆

題奉

欽依准回原籍調理謹扶病望

闕謝恩外伏念臣謬膺言責浪踰五年抱病還鄉死

生難必第以荷

國厚恩無階上報爲恨爾雖當遠去豈敢少忘輾
轉思惟涕淚交集用敢薄瀝血誠昧死一言惟
陛下幸垂納焉今日之事至大且急者孰有過于
儲貳乎凡前代明君及我

祖宗早定大計故事前奏具陳茲不敢復援以瀆
天聰請卽事勢不可已者言之竊聞天下者

天地

祖宗之天下也大業者

天地

祖宗之大業也

天地

祖宗以天下大業傳之

陛下蓋欲綿萬世之不基也而

陛下所傳者誰歟不但是也朝夕左右燕好以叙親
親之樂者誰歟

內殿代司香火者誰歟四時助饗

太廟者誰歟

天親落落孤立無附亦莫有危于此者而睥睨之徒
將朶頤于其間矣况今

乘輿遠幸

諫垣奏草 卷四
監國無人誰秉國成誰代

軋斷一旦變生何以處之

聖心亦嘗慮及此乎盍慎擇

宗藩一人以定大計以寄天下大業乎兩京大臣

及科道諸臣後先上請不知幾十疏也而未蒙

俞允者何耶豈因循歲月未暇及此乎抑後宮將有

就館者故緩之乎然而

儲貳未建則根本空虛人心搖兀天下大業將無

所寄而

宗社危矣

陛下何不幸納諸臣之言早爲

宗社計耶夫爲諫臣而不以宗社大計告其君者非

忠也爲大臣而不以宗社大計左右其君者亦

非忠也爲人君而不以宗社大計自決以綿大

業者亦豈計之得乎且

天地

祖宗天下臣民望此舉久矣迄今未決人懷憂懼

上天垂警災異疊興地震星變雷雹火災天門黑氣

相關

孝陵樹木摧拔此豈小小變故而可以常視之耶

談垣奏草 卷四 五
天心仁愛寧非爲

敬蹕無常與

儲位久虛示戒耶揆之事勢參之天人信今日莫
有大且急于此者而可不加之意也伏望

陛下上思

天地

祖宗之所付托下念天下臣民之所仰戴

恭已南面深戒盤遊親賢遠姦修德勤政豫慮大
且急者爲萬萬世計則前代之育宗子可鑒也
祖宗之留親王可法也

宗藩可取

天親可樂而

儲貳可備也時

饗司香可代而天下大業可託也

天地

祖宗之意也天下臣民之願也亦愚臣厚望之微誠
也大計以定人心以安休祥存臻太平有象豈
非天下萬世一大盛事哉昔宋范鎮告仁宗曰
願拔近屬之賢者置之左右與圖天下以繫億
兆人心司馬光亦曰臣進豫建太子之說意謂

言 卷四
卽行此諫臣以宗社大計告其君者也韓琦乘
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繫自昔禍亂之
起皆由策不早定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爲宗
廟社稷計此大臣以宗社大計左右其君者也
宋仁宗答司馬光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
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此明君以宗社
大計自決者也臣區區愚忠竊取以范鎮司馬
光之說懇切願望惟

陛下以宋仁宗爲鑒曲納臣言早定大計而今之大
臣亦願以韓琦爲法左右成之也萬一俯垂

天聽果斷力行則臣雖遠去

朝廷亦安心田里豈特天下萬世幸哉冒瀆

天威并受顯戮無任戰慄俟

命之至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令義男毛泰抱齎謹

題請

旨

告致仕

禮科右給事中臣毛憲謹

奏爲乞

恩休致事臣見年五十二歲原籍直隸常州府武進

言 卷四 二十七
縣人中正德六年進士本年八月內蒙

欽除刑科給事中正德七年九月內因乞

恩放回調養正德九年四月內病痊赴部復除兵科

給事中正德十二年二月內

欽陞今職本年閏十二月內復病具本奏行吏部覆

題放回調養痊可之日赴部聽用正德十三年

二月初十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竊念臣謬登甲第叨職諫垣浪度

十年病廢居半蒙

恩予告亦既有年矣重以饑饉頻仍瘟疫相繼居無

寧日心懷隱憂藥餌空施醫治未效舊疾稍輕

而復作元氣既傷而難調雖殘葵懷向日之私

在槁木絕沾春之望理應知止分合投閒然臣

豈敢矯激干名自甘廢棄哉顧血氣始衰精神

已耗有許丞之痼疾而廉不逮無杜微之忠賢

而癖過之乃猶攘侍從之虛銜偷安閒于故里

中心慚懼旦夕靡寧故敢粗瀝愚忱仰于

天聽伏望

皇上俯賜矜憐

特敕吏部容臣在家休致幸獲攝餘生于已病保晚

節于將衰始終成全愈有榮矣臣不勝感
恩俟

命之至爲此具本專令義男毛桂親賚謹具奏
聞

諫垣奏草卷之四終

節于將衰始終成全愈有榮榮不勝感

恩侯

命之至為此具本專人義男毛桂親齊謹具奏

聞

練垣奏草卷之四終

